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### 第五十四回 鐵羅漢台上勝十杰 童海川惡鬥野飛龍

上回書說到亮鏢會，西方俠於成等群俠陪著王爺、年大人、海川繞場一周，從北面三家鏢局轉到西面當中，才發現這位老仙長穩坐在棕團之上。西方俠於成暗暗地跟王爺說：「看見沒有？」王爺點了點頭：「我看見了。」

「大人跟海川看見沒有？」海川點頭：「我看見了。哥哥，這是誰呀？」「哈哈！今天這場鬧事兒的總頭兒就是他！這就是劍山蓬萊島的首席軍師、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。」西方俠於成那個意思呀，也暗含著示意大伙兒，你別看這麼多的鏢師伙計，連你我都在內，大伙兒合在一塊兒，也乾不過他！

這個人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。燕普燕雲風這個人喜怒不形於色，他發怒的時候，臉上不帶出來；他高興的時候臉上也不帶出來。眾人再往兩旁看：賽南極諸葛宏圖、雲霞道士杜清風、野飛龍燕雷燕子坡、聖崑崙歐陽致正、玉面童子白昆、插翅灰鶴左金童、百步神拳石天龍、隔山打虎石天風、禿頭義士馬亮、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、金頭龍趙登、鐵銀龍趙亮，再往下天海神鱉班寶生、閉目金蟬班寶佛、攔江蛇顧忠、橫江蟹周義、九尾龜謝文丑，鎮江裡謝文治、開海金甲何清泰、海底金蝦何陽泰等，不下六七十位，全在這兒坐著呢。在上垂首樓梯口兒掛著一桿鏢旗，紅緞子旗面上有字：「北京城前門外北孝順衛西勝鏢局鎮西方閃電神」，底下一個「鮑」字。王爺看得挺清楚：上垂首這位花白鬍子大個兒是鎮西方鮑古鮑天機，下垂首也是位大個兒，花白鬍子說不上，但是有幾根兒白的，也十分雄壯，叫閃電神鮑圖鮑殿元。等大伙兒再往前走，過了西勝鏢局，路西又是一家鏢棚。樓梯口兒一把椅子，一桿鏢旗，上頭有字：「北京前門外西河沿東光裕鏢局金弓小二郎李」。李國良這兒坐著呢。王爺可認得他，當初王府那位教師爺神槍花逢春，就是李國良給介紹的。李國良趕緊過來給王爺磕頭請安，後跟西方俠於成這些人見面。「國良啊！怎麼兩次杭州播你沒去呀？」「老爺子，我不是要去嘛，就是太忙，顧不過來了！」「國良，我可要開鏢局，跟你爭點兒買賣。」「老爺子，您這是給我們鏢局子裡頭添彩兒呢！您乾這個，我們大伙兒都高興。您爭不著我的買賣，我不往您那邊去！」

寒暄一陣以後，可就往東來了，就是南面兒的三家中盡西頭路南的第一家。這一家大伙兒都認得，原來是營口永發鏢局，神槍張凱張四爺正坐在椅子上。這時趕緊站起來，跟王爺帶西方俠於成一塊兒見禮。年大人說：王爺這一次下江南可認識不少人，連這人物都認得。大伙兒說了一會兒話，又往東來。這是南面的當中一家，也是三間口面，可沒有西勝鏢局那麼大，鏢師、伙計坐著不少。樓梯口兒一桿紅鏢旗，杏黃的燈籠穗兒，杏黃的飄帶兒，金槍軍頂，杏黃的纓子上頭有字：「北京城前門外糧食店鎮北鏢局」。

在裡面椅子上坐著個人，這人是個大高個兒，前胸寬臂膀厚，虎體熊腰，四方的一張大臉，黑燦燦的臉膛，五官端正。新剃的頭皮兒黧青，油亮亮的，肋下佩著一口刀，這人就是塞北宣化府東北裡忠勇義士古雷古鎮北的師弟，叫鎮北天尊羅雷。於爺跟他師哥古鎮北有很好的交情。羅雷這個人性情十分爽直，但是也很古怪，嫉惡如仇。如果他知道你是下五門的賊，那你見到他就跑不了，非逮著你不可。而且逮住你並不拿刀殺你，也不刨個坑把你活埋了，而是左腳一踹胸口，兩隻手一摳下巴頰兒，非把腦袋給揪下來不成。下五門的賊人發現了鎮北天尊，都捂著腦袋跑，怕他把腦袋給揪了去！

於爺跟羅雷說完話，又帶著大伙兒往東走。這就是南面的三家最末一家，浙江紹興府鎮遠鏢局神鏢手黃仙洲。王爺他們都認得。大家再往北來，也就是東面的盡南頭這家。三間口面，裡頭坐著不少的鏢師、伙計，蘇州閶門外鎮海鏢局巡夜叉石倫石鏢主，在椅子上坐著，他跟大伙兒都認識，彼此見禮各道寒暄。西方老俠於成對石倫說：「石鏢主，咱們有時間再說話，我陪著王爺轉轉。」「老俠客您轉吧！王爺，過了這事兒，我要給您到府上請安去。」說著大伙兒往北來。正中這一家是蘇州胥門裡鎮南鏢局，鏢主是長臂猿猴陸永杰。所有的鏢師、伙計各就各位。陸永杰跟大伙兒也都是熟人，見王爺、西方俠於成、南北俠等眾人。行完禮之後，大伙兒再往前，就是最末一家，到了東北上了。

東面緊北頭這家是雙龍鏢局北號。藍緞子旗面白蜈蚣走穗兒，白火燄兒、白飄帶，葫蘆金頂紅纓子，上頭有字：「雙龍鏢局北號獨佔北方笑龍頭南極崑崙子北俠客秋」。這裡是秋老俠的椅子，按理說秋老俠應該坐在北號。但是不行啊，得上南號那邊去跟侯振遠在一塊兒。今天是他們哥兒倆，還有黃燦、潘龍四個人的事情，得到那邊兒商量。來到雙龍鏢局的南號，大伙兒順著樓梯上去，一看屏風後頭有兩張軟榻，當中還放著一張桌。這時，老俠於成對王爺說：「王爺我想年大人和您老二位要來，咱立這亮鏢會弄不好就得掛晚了。我怕王爺跟大人累得慌，告訴黃燦、潘龍給你們老二位預備了兩張牀榻，累得慌就躺那兒歇會兒。」說著話就進欄杆裡頭落坐。正居中是王爺坐的，上垂首是年大人，下垂首是海川，挨著年大人的就是西方俠於成。

這邊兒就是司馬空、甘雨、苗澤、張鼎、李源，這邊兒的人最多。最後侯振遠跟北俠老哥兒倆一商量，侯振遠說道：「我看哪，今天能壓住，咱們就把它壓住。這樣吧，讓黃燦他們上去，讓各鏢局把所有新出世的徒弟們的花名冊交上來，回頭讓他們練藝。」小孟黃燦這才來到梅花圈上道：「諸位同行同業們，我的老師跟師伯有話，咱們各鏢局子把新教出來的弟子們的花名冊，統統交到雙龍鏢局南號，交到我黃燦的手裡。」說完了黃燦可就回來了。

陸陸續續，十幾家鏢棚所有徒弟們的花名冊一樣一樣都交來了。上頭都有人家鏢局的名字，裡頭是出師徒弟們的姓名、年齡、外號等。侯老俠看了看對秋老俠說：「哎呀，哥哥。」秋田秋佩兩瞧了瞧侯振遠：「怎麼著兄弟？」

「往年他們這兒可是先練功夫後吃飯。乾脆今年咱們給它改改，咱們就先吃飯後練功夫。大伙兒吃完飯了，說真的，練功有愛看的，有認為與自己無關的，愛看的可能看一會兒，不愛看的，人家就走了。可您要老不吃飯，大伙兒老在這兒盯著，非盯出事來不可！咱們要先吃飯呢，那不愛看的一走，越走人越少，再出事也就大不了啦。」「兄弟，你還是真有招兒啊！咱們就按你的辦，潘龍你去說。」

潘龍潘宏鼎來到梅花圈上，作了個羅圈兒揖：「眾位，往年咱們三月三亮鏢會都是弟子們報了花名，先練功夫，事情完了咱們再吃飯。由於今年的弟子多一些，我想這樣改個章程，咱們是先吃飯後練。如有不愛看熱鬧的，沒有他們鏢局子什麼事的，沒有徒弟在這兒練功的，人家想走啦，那也隨便。」

大伙兒都同意。然後潘龍傳話，馬上準備。底下人立刻調擺桌椅，廚茶兩行一塊兒忙。用清真菜的，飯單有人家清真的廚房，有清真的師父、伙計；用素菜的，單有素菜的廚房，有素菜的師父、伙計；用大教飯的，單有大教飯的一套設備。冷葷熱素往上一端，大伙兒暢懷痛飲，有吃有說，十分興致。

飯快吃完了，老俠侯振遠這才讓黃燦、潘龍把所有的花名冊拿過來，那個意思可就要派徒弟到梅花圈上練功夫了。老俠侯振遠很高興：「哥哥您瞧見沒有？直到吃完了飯，沒有一點兒出毛病的，這可就念了佛了！但願得吃完飯，咱們平平安安的。徒弟們練完了之後，咱們一散，明兒一報帳就齊了！」秋田秋佩兩反駁他說：「兄弟，哥哥我還不這麼看。」「哥哥您怎麼看呀？」「恐怕這事情得鬧起來，是癩子就得出膿！」這個時候王爺可就喊了：「侯老俠客。」「哎，爺駕。」「怎麼還不打呀？」侯振遠心想：這王爺幹嘛盼著打起來，打起來就不得了啦！侯振遠也大聲回王爺：「王爺，但願得化干戈為玉帛。」「唉！不打可沒有勁。」「爺，指著您老人家跟大人在這兒一福壓百福呢！您怎麼先盼著打起來。這打起來傷人流血，又有什麼意思呀？」王爺笑了：「咱們可以不傷人不流血。但是大家必須得正勁練點兒功夫，我們好開開眼。」

正說著呢，猛然間，南面的盡西頭有人喊：「秋老俠客爺，侯老俠客爺！在下有兩句話說，不知當講不當講？」秋田一聽，便對侯振遠說：「兄弟，你知道哥哥我拙嘴笨舌，我可說不上話來，要說話可得瞧你的。」老哥兒倆站在北面兒一看，永發鏢局神槍張凱。說真的，這位張四爺為人很討厭。侯振遠就問：「哎喲！張鏢主，您有什麼話說？」「徒弟們練功與不練功，不是要緊的。」

當著咱們所有的同行同道，我有兩句話要問問二位，不知道該講不該講？」鎮東俠侯振遠衝他一笑：「張鏢主，你也是咱們同行同道的老前輩了，乾了一輩子了，有什麼話您只管說，我弟兄洗耳恭聽！」侯老俠客，秋老俠客，當初兩次杭州播，我張凱可都在內，最後，有王爺出頭給雙方說和了。當著群雄，雙龍鏢局化干戈為玉帛，本是兩號鏢局，最後成了一號，也就是雙龍鏢局南號，雙龍鏢局北號。按咱們同行同道的關係，自從十三省總鏢頭沒有了以後，咱們是十二家鏢局。說你有錢要再開鏢局，你得附屬一個鏢局，而不能出第十三個。同時，您這兩號鏢局要關了一個，出現一個富餘字號，自有別的鏢局往上頂。現在這十二家鏢局可就剩了十一家了。因為雙龍鏢局南北兩號是一個東，一個西，歸黃鏢主和潘鏢主哥兒倆辦了，這件事情您知道，我張凱也知道。但是您可沒有通知眾同業，這兩號就改成一號了。我們大伙兒也有心，背地裡頭研究研究，想找找您。後來一想，侯老俠、秋老俠都年逾八旬，是武林的老前輩，也可能事情多，把這事給耽擱了，您也忘了，那麼我們也就不好意思的再找您了。直到現在徒弟們都要練功了，我總認為您應當當眾說出這件事來。因為我張凱跟二位有交情，不然的話，我就不管了。現在我給您提出來，也不知道對不對？」

老俠侯振遠一聽，心說：張凱這人可厲害！明明地將我弟兄一軍，到了現在反說跟我們哥兒倆有交情。真跟我們哥兒倆有交情，您就背地裡告訴我們就成了，何必當著大伙兒喊呢？一人作倡，眾者相隨，萬一事情出來鬧大了，你就是罪之魁，禍之首。「張鏢主，請您慢開尊口！不錯，雙龍鏢局是改了字號沒通知眾同業，但這是由於我和秋田我們哥兒倆要管我們的弟子黃燦和潘龍的事。我和哥哥雖然年歲已高，在武林道可謂知名人物，但徒弟要聽師父的，可師父對於這行裡有規矩，並不完全通曉，就猶豫直到現在。

要說這事情沒通知同行同道，還是我弟兄之過，兩個孩子到底是聽我們哥兒倆的。我正要當著大伙兒賠禮道歉，把這事通知眾同業。可是張鏢主你就發了言。哈哈……！張鏢主啊，還真是的，幸虧咱們有交情，你當面質問侯某；要是沒交情的話，你也許攔著刀，拍著我的門找我去。哈哈……。謝謝您多言了！」侯振遠可能說呀，回答的話也很厲害。張凱聽完了侯振遠的話，一看沒人響應，這麼多的鏢局，沒有一個幫著他說話的，他感覺到有點發怵。同時，臉臊得跟大紅布一樣：「老俠客爺，這算晚生張凱我多嘴，哈哈……，您多原諒！」

北俠秋田聽完了心說：我這兄弟還行。這要是我的話呀，明明沒理，硬要說出來這可太難了。老人家看了看侯振遠，衝侯振遠笑了笑。侯老俠客說：「哥哥，您別笑！您總以為這件事叫我一句話給說出去了，就能壓住，我侯振遠沒那麼大能耐。」果然，正西方有人搭茬了：「侯老俠、秋老俠，雙龍鏢局南北兩號出現的這點兒錯誤，我看都因為我們十二家鏢局輪流執年所致。如果要有十三省總鏢頭，雙龍鏢局改字號，人家總鏢頭必然要派人前往，馬上通知眾同業，就避免了這種錯誤。所以，我認為，我們還是恢復恢復當年金鏢將勝子川勝三爺的那個制度，咱們還改為十三省總鏢頭吧。要是認為誰德高望眾夠這身份，我看我們今天以武會友在梅花圈上比試，各鏢局都請了不少的賓朋，哪個鏢局最後贏了，十三省總鏢頭就落在哪個鏢局以內。侯老俠、秋老俠，您看怎麼樣啊？」哥兒倆一看，正是鎮西方鮑古鮑天機。

侯振遠一聽道：「您的話，我不能同意啊！不是我侯振遠多說話，我們到場眾位，年高有德的武林前輩也有，但是，都不具備勝子川勝三爺那麼德高望眾的威信。他的弟子黃三太都不能維持，何況我們到場眾位！萬一到時候一垮到底，不可收拾，還不如輪流值年的為是。」鮑天機聽後，毫不讓步：「老俠客，我看，咱們大伙兒就那麼辦吧！同行業們同意不同意憑武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？我西勝鏢局可派人了！」話剛落音，只聽大伙兒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同意！」鮑鏢主勁頭十足地說：「好！那就成立十三省總鏢會，在江寧府設擺鬆棚會！我們今天以武會友，最後勝者就是總鏢頭。」「嘩……」可了不得了，大伙兒都惦著奪取十三省總鏢頭。侯振遠再想攔，喊得聲嘶力竭，再不管事了。再看西勝鏢棚內「噌」地一下，出來人了。「燕子三抄水」，飛身行上了梅花圈。這一下，王爺在上邊可喊了：「振遠老俠，佩兩老俠，你們老哥兒倆別費勁了，上來吧！別管了！」侯振遠心說：衝這王爺也好不了，兩次杭州播都是王爺瞎嘮咕給嘮咕起來的。你看，咱們說話攔，王爺樂意打。嗨！打就打吧！是癩子就得出膿。

這個時候，十二家鏢棚所有的眼睛都往梅花圈上看，只見上來的這個人：短髯墩兒，細脖挺兒，大核兒，小腦袋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長在一塊兒，兩個綠豆眼兒滴溜兒亂轉。只聽他說道：「天下英雄聽真！十二家鏢棚同行同道聽真！我在下姓班，名子叫班豆生，有個外號叫『天海神鯨』。我是西勝鏢局所約所請。哪位上來咱們會鬥三合，笨鳥先飛，我也知道憑我的能耐奪不了十三省總鏢頭，但是，我也惦記著為本標局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獻一點兒綿薄之力。哪位上來？」

王爺一聽：「你們老哥兒倆過來吧，這不是西方老俠於爺也在這兒麼，您瞧這多好，乾脆打得了！瞧瞧他們西勝鏢局有什麼出手兒的。老年、海川，我們大伙兒好好地看看。」年羹堯點頭同意。老俠侯振遠心說：既然大伙兒煞費心機準備了一年，都惦著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哪個鏢局都請了朋友，看來，只憑三句兩句話，要把這事給壓服住也不可能。這時，年大人也勸說：「你們老哥兒倆先坐下來！咱們大伙兒看個究竟吧。」老俠侯振遠只好點頭。

這個時候，雙龍鏢局南號鏢棚也就是王爺他們這鏢棚內出去人了。海川一瞧就生氣了，是自己的傻徒弟，鐵羅漢吳成。海川用手一指說：「老哥哥，王爺您看看，這個孩子多氣人！」西方俠於爺一擺手：「你別管他！這麼大的場合兒，說真的，哥哥我像他那麼大歲數，在京西北妙峰山打石我還闖過『桃花會』呢！何況現在的年輕人，都有爭強好勝的心啊！王爺您說是不是？」於老俠客爺說得對，還是讓孩子們上去，輸贏不說，這麼經歷一番。你說要總不出馬，那什麼時候都是小駒兒，出去試試，不成叫人打回來也算長了一志。」這樣，海川也就不言語了。

鐵羅漢吳成晃悠悠上台階來到梅花圈上：「小子，你等著我呢？十三省總鏢頭是我，哈……不是你的！」天海神鯨班豆生班大爺，可是劍山蓬萊島青龍門的頭一位大寨主啊，功夫很好，尤其是水性很好，而且這個人心眼還好，不是個壞人，就是他這外號不怎麼樣，天海神鯨，「鯨」就是大王八。

班大爺一抱拳：「好啊！你是哪個鏢局所約所請的？」「我是雙龍鏢局南北兩號所約所請，鐵羅漢不敢當，你也甭磕頭！」班大爺這氣，誰給你磕頭了？

「好吧！朋友，你我都是人家鏢局子所約所請，你請進招來吧。」「小子我看你半天了，細脖挺兒，大核兒，小腦袋，你這外號叫天海神鯨，你就是有點兒道行的大王八呀。今天，我就要打王八！」班大爺這氣：「吳成，你我當場動手，輸贏無關緊要，因何諷刺你家大爺？請進招來！」「哎呀，你只管看。」其實，鐵羅漢吳成十年練了一手「靠山背」，只有這靠山背最有功夫。你別讓他合了招兒，也別讓他發了力，只要他合招兒，發了力，你是非趴下不可。班大爺久經大敵，能瞧得起鐵羅漢吳成嗎？他往前一搶步，左腳在前，左手晃面門，上右步，右手掌問心一下，對準鐵羅漢吳成胸前便打。

吳成只有一招靈啊，琢磨著怎麼使這「靠山背」。一瞧班大爺這掌來了，心說：哎！這可合適。左手拳往下這麼一立，拿二膀子一拱班豆生的這只胳膊，偏身用這左胳膊往右一掛。但是他掛的時候，身子可就往後轉了。右腿往左腳後插，「喇」這麼一轉，又一撥班大爺的胳膊，可就轉過去了。班豆生一瞧人家胳膊掛自己的胳膊了，剛要往回撤步，吳成這一轉身，跟班豆生正好是背背貼背背。吳成這叫合招了。鐵羅漢吳成這麼一發力，這班豆生可就受不了了，就這一靠給靠出七八尺去，往這木板地上一栽身，「騰」地一下，來了一個大前栽。好在腦袋小、脖子細，還能挺得起來。就這樣，鼻子還給搶破，嘴唇流血，門牙鬆動。氣得班豆生直罵：「哎呀呀！你，這這叫什麼招兒？」「嘩……」四面人都樂了。有那愛管閒事的人：「你下去吧！不成就得了，十三省總鏢頭不是你的！」班大爺臉兒一紅：「我也沒想得呀。」

自己捂著嘴跳下梅花圈，回轉西勝鏢局，一聲不言語地坐在那兒了。

鐵羅漢吳成往這兒一站：「諸位！我受雙龍鏢局南北兩號之托，黃燦、潘龍所約所請，我叫鐵羅漢吳成。剛才這位大王八叫我給打了。還有哪位上來，我再跟他來來。如果沒人上來，這十三省總鏢頭，就是我們雙龍鏢局的啦！」吳成一點兒都不傻呀。這

時，猛然間，從西勝鏢局內墊步擰腰飛身出來一個人，長腰來到梅花圈上，用手點指：「吳成休出狂言！十三省總鏢頭是我的！」

吳成一看：這個人也是短鏢兒，跟剛才那個人不一樣的，就是粗脖挺兒，短脖子，噁嘴巴，癩腮幫子，扁太陽穴，窄腦門兒，兩條肉槓子小眉毛，一對綠眼珠兒滴溜兒亂轉，大爬爬鼻子，一對小薄片耳朵貼腦袋兩邊兒。一身藍，煞著絨繩，搬尖兒靛鞋白襪子，打著倒趕，千層浪的花繡腿，也是絹帕纏頭。這人往這兒一站，吳成看了看說：「哎喲喝，小子，你瞧你跟個大蛤蟆似的！你叫什麼？」「閉目金蟾我叫班豆佛。剛才你打下的，那是我哥哥。」

「噢，你哥哥的外號叫神鯊，你叫金蟾，綠眼珠兒的蛤蟆。你來吧！我再來打打蛤蟆！」

其實就是班豆佛的能耐，也比鐵羅漢吳成勝強數倍。真的一對一插招換式的動手，吳成絕對打不過人家。但是今天，他腦門兒發亮，他就要贏。閉目金蟾班豆佛往前這麼一趕步兒，雙拳打虎式地蹦起來了。只見他照著吳成的腦袋上「噲」地一下，人還沒落地呢，雙拳打下來了。鐵羅漢吳成只有一手兒「靠山背」呀，別的他不行。這時，他想盡一切辦法，要用自己這手能耐。吳成往這兒一站，抬頭兒一瞧他蹦起來雙拳蓋下來了，吳成左腳往右面虛滑，這樣，身子就可斜過來了。往下一退右步，他跟閉目金蟾班豆佛就成了順臉兒了。人家班豆佛的雙拳往下一砸，也是砸吳成的腦瓜頂兒，現在，是從後頭砸下來了。你想他左腳插過去一掉臉兒，不就後背衝著閉目金蟾班豆佛了麼，他往下這麼一矮身兒，一拱腰兒，還是「靠山背」的功夫，正擠在班豆佛的胸口窩裡，班豆佛再想躲都來不及呀。猛英雄一發力「嗨！」雙手一抱，往後這麼「當」一撞，勁還是真足啊！把班豆佛摔出一條兒去，險一險兒把血吐出來。老俠於爺這高興啊：「海川，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哪！你說這個傻孩子，就這麼一招兒『靠』，還真靈。像班豆生，班豆佛，這都是久經大敵，綠林中的人物啊，會敗在他這『靠山背』之下。你看看這個孩子不是走著運呢麼？！」樂得王爺前仰後合：「海川哪，你這徒弟將來非給你光大門戶不可呀！」海川說：「王爺，眾位老哥哥們，千萬千萬別緊著誇這孩子，這孩子不經誇，你瞧著吧。」

這個時候班豆佛沒起來，由打西勝鏢局派上兩個人來，把班豆佛攙起來。

班豆佛臉色兒焦黃都給撞懵了，轉了半天這口氣才緩過來。「你趕緊下去啊！眾位，這條大蛤蟆班豆佛呀，當然也差點兒。還有哪位跟我吳成來來？」這剛下去，西勝鏢局又來了人了。沒有別的鏢棚裡的人上來的份兒，而且你也不敢上來。人家知道這是從雙龍鏢局裡頭出來的，雙龍鏢局裡頭的一千俠客都在這兒，認識童林的人太多了。只有西勝鏢局的人敢上來。這人「燕子三抄水」飛身形躍上梅花圈，用手點指：「猛漢，我來跟你討教三合。」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告訴你，我是西勝鏢局鮑昆昆所約所請，是西勝鏢局助拳的，為奪取十三省總鏢頭而來。我姓周，名叫周忠，有個外號叫攔江蛇。」

「哎喲喝，你這外號跟你這人差不離哩！」周忠細高條兒，真跟長蟲一樣。

只見他穿一身藍，絹帕纏頭，搬尖靛鞋白襪子，往這兒一站。吳成戲耍地說：「噢！你是大長蟲。行啊，來吧！」攔江蛇周忠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窩裡發炮，「砰」就一拳。傻小子吳成只能往「靠山背」上找。

按理說，這拳來了，應該上頭一滑步，右手掛他的腕子，伸手還招。傻小子不會那一套。他想：我怎麼使這手「靠山背」呢？我得設法把它給用上。傻小子猛的奔右面插右步，他就斜過身來了。拿這右手的胳膊一砸周忠的右胳膊，周忠往後一撤步，傻小子右腳往當中滑，用這右肩「靠山背」照著攔江蛇周忠的胸口窩上邊兒一點兒，再這麼一斜身，「啪」就撞上了。

「嘩……」人都樂了。就這一手靠山背呀，一連氣兒贏仨了。人群中可有人議論開了：「我要知道『靠山背』，這麼靈啊，我小時候練功就不練別的啦，也練這手『靠山背』。」「廢話！你不下這麼大功夫，光練這『靠山背』也贏不了人！其實這是招兒！」這時，氣得雲霞道士杜清風直念佛：「無量佛，無量佛，這個東西多可恨哪！十年辛苦我教他這一招『靠山背』，他都跟我的人使上了。」但他不敢往外說，說出來寒碜。你們一塊兒到這兒來奪取十三省的總鏢頭，你教出來的徒弟，把你的人給橫住了，這像話麼。

攔江蛇周忠晃晃悠悠地起來了，氣得直哼哼：「你這叫什麼招兒？」吳成大笑道：「告訴你，我這叫『靠山背』，一招靈啊！」攔江蛇周忠緩了緩勁兒，無可奈何地下去了。

周忠剛下來，迎著他就上來人了。傻小子一瞧：「又來一個哩！」不過那個是細高挑兒，這個橫寬。一身藍，絹帕纏頭，短脖挺兒，窄腮幫兒，大腦袋，大肚囊，羅圈兒腿，小腳巴丫兒。喝！長得這難看就甭提了。吳成嘲笑說：「小子，你怎麼跟地排子一樣啊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問你家爺台，姓周我叫周義，有個外號，叫橫江蟹。」這位也是青龍閣的八寨主之一。剛才那位周忠是他的哥哥。橫江蟹周義往台上一站，吳成這個樂呀：「小子，你過來跟我比比，你都沒有我大腿高，你要和我一起走哇，人家非說你是我兒子不成！」「好小子！」橫江蟹周義這個罵：「你胡說八道！當場動手各憑己能，你找我的便宜，你家太太爺我要你的命！」橫江蟹周義往前一抱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蹦起來「單風灌耳」對準傻小子太陽穴就打。傻小子一看這小子蹦起來，舉拳頭奔自己太陽穴來了，就勢往下一低頭，右步順著自己的右腿往前一插，他這個人就橫過來了，而這周義正落在他的身後。傻小子還能讓他跑了嗎？就勢雙手一抱，「嗨！」拿右肩頭照著橫江蟹周義的後脊背「啪！」就撞上了。「噠噠噠噠……」被頂到邊上，把欄杆撞折了，腦袋也衝下栽下去了，險一險兒沒把橫江蟹周義給跌死。

眨眼之間就力勝四杰，青龍閣的四位寨主，一人一下，叫傻小子吳成給打下去了。王爺這兒高興啊：「老年哪，你到我那兒去，看見過這孩子。可你想到這孩子能耐這麼好麼？你看看，一連氣就贏了四陣！」年羹堯對上梅花圈的人都很注意，因為年大人本身也精於此道。他認為上來的這些人，從招數，從身法，都比吳成強。為什麼乾不過吳成，主要的一條，就是看不起吳成。如果看得起吳成一點兒，也不致於輸給吳成。這是第一。第二，年大人明白，吳成這「靠山背」用得是真熟，是地方，發力也正合適。這樣，你不用跟他沾身，沾身你就趴下。看起來不怕你千招兒會，就怕我這一招兒熟啊！年大人可跟王爺說：「看起來吳成這個孩子自己知道用功啊！有這麼句話，欲學驚人藝，需下苦功夫。您別看他這一手『靠山背』，他真是練得十分純熟啊！」「老年哪，你是個內行，連我也瞧出來了。於老俠，你們老哥兒幾個說呢？」老俠於成也很贊成：「王爺跟大人所議論的都對。這個孩子，不但這手『靠山背』，運用得自如，而且還有心。不見得人家對方進招兒的時候都適合你的『靠山背』，有的時候你這『靠山背』，根本就用上，而他設法每次都能用上，這就很不簡單。」於爺說到點子上了，大伙兒點頭稱是。

再看鐵羅漢吳成，在梅花圈上一站：「諸位記著點兒，我可弄趴下四個了。那麼你們要是沒人兒上來，這十三省總鏢頭，就歸我們雙龍鏢局所有！」

剛說到這兒，猛然間從西勝鏢局裡擰腰走上一個人來：「朋友，這哪就到了總鏢頭的時候了？！你不過剛贏了四仗，你即便再贏四仗，也不見得總鏢頭就是你的！不才跟你討教討教。」傻小子吳成一看這個人，忍不住也笑了，這個人跟天神鯊班豆生長得差不離。壯大腰圓短矮墩兒，短胳膊小短腿兒，細脖挺兒，小腦袋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長得都太集中了。藍色絹帕纏頭，一身藍衣服，煞著絨繩。報名姓九尾龜謝文丑。「哈哈……，你叫九個尾巴的大烏龜呀，你跟那姓班的也差不離。來吧！咱們兩個較量較量。」這吳成罵人，使得是一種戰術啊，他刺激你，一罵你就生氣，一生氣，你這招術就失准。九尾龜謝文丑有兩下子。說：「我瞧你的招兒就是一手『靠山背』，我要不讓你用上這『靠山背』，你這一輩子也贏不了人。小子瞧我今兒人怎麼揍你！」九尾龜謝文丑往前一趕步，雙手一晃面門，「當！」窩裡發炮，這雙拳對準吳成的胸口「噲」地一下，掛著勁風就到了。吳成一想：這可不好辦！他兩隻拳頭打來，我拿左胳膊管，我也管不過人家兩隻胳膊呀，右胳膊拱，也撥不出去，這可麻煩了！嘿，傻小子一著急，濃眉倒立，虎目圓睜，他也把雙拳舉起來，照著這謝文丑的兩隻胳膊往下這麼一砸。只聽「呸」的一聲，吳成把九尾龜謝文丑的胳膊給砸開了。謝文丑一害怕，「啊！」的一聲大叫，往後一撤步，一楞神兒，傻小子的這「靠山背」可就來了。傻小子就勢往下一矮身，弓右步，用這右肩頭，照著謝文丑這胸口就撞來了。「！」

他躲不開了。吳成氣呼呼地說：「不讓我使『靠山背』，那哪兒行啊！」只見謝文丑「噔噔噔」往後退步，「呱呱」就來了個大仰殼。「嘩……」十二家鏢局，刨去西勝鏢局的人外，大伙兒全樂了。九尾龜謝文丑一個勁地罵，罵吳成的招數太損。然後飛身形下了梅花圈回去了。鎮江泥鰍謝文治一看他哥哥輸了招兒，他火了，「燕子三抄水」，飛身形來到梅花圈上，用手指點：「笨漢吳成，認識你家師父嘛？我叫謝文治，江湖人稱鎮江泥鰍。」「好小子啊！你是一條大泥鰍，滑不溜秋。來吧！」老少群雄也是議論紛紛。劉俊帶著師弟們在這兒瞧著呢。他說：「師弟們，你們大伙兒看見沒有，咱們這傻師弟的招數就是熟練。這和他平時刻苦練功分不開呀。咱們全歇了，他還練這手『靠山背』呢。他來咱們家日子不多，可咱們家房後頭那棵大樹的樹皮都叫他給蹭沒了。看起來，他這手『靠山背』還真靈！我們的功夫將來也要這樣，我會一招兒，這一招兒就要磁實，就要用得好，不能貪多。」

夏九齡、司馬良這些人也點頭道：「師哥您說得太對了。」老英雄們也在議論。於爺說：「這孩子，將來不可限量啊！現在不用說，再過幾十年就他這一手『靠山背』，能打遍天下無敵手啊！」何吉、何春、年福、年祿坐在後頭小椅子上，也是瞧得驚心動魄。一對一的，人跟人都一樣，為什麼他能贏你就得輸，這事可真新鮮！

鎮江泥鰍謝文治往前一竄身「喇」地一下，雙拳走「雙風灌耳」就來了。

猛英雄吳成抬頭一看「雙風灌耳」來了，這可合適。但是他知道，我就這一招，人家都給我熟悉了，我要再用它恐怕不成了。傻小子也有心眼，他往下一矮身，就把「雙風灌耳」給躲開了，拿這右腳「喇」這一掃堂。鎮江泥鰍謝文治腳尖一點台板兒，長腰起來，打吳成的這右腿上蹦過去，正是吳成的身後。吳成就引他這手兒呢，這掃堂腿是假的，「靠山背」才是真的。

掃堂腿「嘩啦」一掃，他蹦起來了，往吳成的身後一落，傻小子就勢一長身，往後一仰，還是「靠山背」。「啪嚓」一下就靠上了。謝文治這個罵啊：「嗨，他用這掃堂腿，讓我上這『靠山背』的當呵！」只見謝文治「噔噔噔」往後一退，「呱呱」一個前栽，還算好，兩隻手撐在台板上了，沒把前臉栽了。

「小子，你還用『靠山背』？」吳成哈哈大笑，道：「爺兒們，我就拿這手兒贏你。拿別的贏了你啊，那不算英雄好漢！」

海川在下面看著，心裡很高興；吳成這孩子，他還能在嘴上找點便宜。

其實非用「靠山背」贏不了多少人。可他說了，我就要用「靠山背」贏你，用別的贏你不算好漢呢。這孩子嘴痞子還行啊。王爺這個高興啊！連老哥兒幾個都很贊成。這孩子不過剛出世，年紀又小，用這招兒用得這麼純熟，而且知道有假招兒，有實招兒。我用什麼招兒是虛，引出你什麼招兒來，我再用實招兒贏你，這個可不簡單了。這叫聞一知十啊！

謝文治輸了招兒後下去了。西勝鏢局裡墊步擰腰又上來一位，自報名姓，叫開海金甲何清太，青龍閣的第七位寨主。大伙兒琢磨著這位可能行，想瞧瞧鐵羅漢吳成到底怎麼著才能輸招兒。開海金甲何清太通了名姓，往前這麼一趕步，雙手一晃面門「喇」地一下，往下一矮身，照著吳成的小肚子，雙掌就戳來了。其實吳成不會按套路還這個招數。但是，吳成有吳成好的地方兒。你雙掌戳我肚子上，我不管了，我拿這雙掌打你鼻樑骨，我夠嗆，你也夠嗆。何清太一想怎麼還有拼命的？！他往後這麼一撤雙掌，傻小子吳成來勁兒了，雙拳往前這麼一杵，上左滑步一調臉兒。這回變了，不是上右滑步了，而是向左讓你防不勝防。這樣，「靠山背」整撞在何清太的胸口上。

何清太挨了一下重的，心裡還罵哪：小子，你又變了？吳成換了招兒了。你不但輸了招兒，還給人家取了笑兒。何清太在大伙兒兒的笑聲中站起來，紅著臉飛身形下去了。這時，海底金蝦何陽太蹦上來了。此人大高個兒是個彎腰，他外號叫海底金蝦。何陽太活像個大蝦米，兩隻眼睛滴溜兒亂轉。上台來一報姓名：「我叫海底金蝦何陽太，跟你討教討教！」「小子，你這彎腰兒大蝦米！來吧，我這一招『靠山背』准能把你這彎腰兒給你治好了！」「好小子，你找我的便宜。」說著，往前一搶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拳「餓狼扒心」，「當」就一拳，對準傻小子吳成肚子就來了。傻小子吳成拿這右胳膊一壓他，左腿往前一插，往下一壓他的胳膊，「喇」這麼一轉身，吳成真跟旋風一樣，拿自己的後脊背正壓在何陽太的後脊背上。「我給你治彎腰！」

說著拿自己這身子壓他，「咔嚓」一下就把何陽太給壓在台板上了。「嘿！我說你這彎腰兒治好了吧！」何陽太這罵呀：「治好了，我的命快沒了。我說你起來，別壓著我！」「嘩……」四面的人都樂了，這回連西勝鏢局的人都忍不住樂了。等傻小子起來以後，再瞧何陽太直晃腰。「唉喲，唉喲，險一險兒把我這大彎腰給壓直了啊！」說著慢慢兒下去了。

猛英雄在梅花圈上連贏了八位豪傑。猛然間西面有人喊「嗨！」聲音透著尖哪：「笨漢！我來跟你討教討教。」味道不同，一撇嘴，一百二十個地瞧不起吳成。他墊步擰腰就上來了，年大人對於這個人很注意。這個人是個鏗明瓦亮的禿子，只有在耳朵後頭有這麼一絡兒紅頭髮。紅眉毛似有似無，一雙小紅眼睛滴溜兒亂轉，小鷹鼻子頭，三角菱角口，一嘴黃板牙，一對錐把子耳朵，有點黃鬍子，看模樣歲數不小了。這是西川路的大賊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他有一個叔叔叫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。馬俊和馬亮可不是劍山的人，人家兩人是西川路的大賊，這是請來的。馬亮跟馬俊這可是老人物，尤其是馬亮那可了不起，甭說贏一個吳成，贏十個吳成也手捏把攥兒。吳成往這一站：「小子，你是個大禿子！禿驢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紅毛禿頭狸子，我叫馬俊。」馬俊為什麼上來了？馬俊心說：像贏你這樣的，還用跟你動手進招？

我能蒙你，就讓你自己把你自己摔趴下，我讓你在眾目睽睽之下栽個跟頭。

紅毛禿頭狸子馬俊是為露臉來的。「小子，你叫馬俊哪！馬禿子過來，動動手吧。」紅毛禿頭狸子馬俊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問心一掌。這個吳成一瞧，我使這「靠山背」可太合適了，非使這手兒不能贏你。打敗天海神鱉班豆生不就這下嗎？我用我這左胳膊往外一攔，上去一滑步，一調臉兒，雙手一抱，我這「靠山背」不就使上了。猛英雄吳成想到這兒，伸左手拿左胳膊往外這麼一擋他，跟著「喇」一調臉兒。這馬俊也挺機靈的，他就勢往旁邊一閃身，這兒瞧著吳成哪。馬俊心說：我給你這招兒，就是讓你使「靠山背」的。吳成剛要拿胳膊一撞馬俊的胳膊，馬俊收胳膊往旁一閃身。

如果你這「靠山背」用上了，正是自己摔自己。馬俊久經大敵啊，傻小子雙手一抱攔，往後一用力，他正要撞。可傻小子突然又一想：還是等等吧，我到這兒是第九個了。說真的難道人家不懂我這手「靠山背」嗎？還能讓我用這招嗎？他要躲開，我一發力，自己摔自己，我一個跟頭，我不給眾位取笑嗎？！傻小子雙手這麼一抱，往後這麼一使勁，他沒發力。他用這左眼角兒往自己的肩後一瞧，啊！這禿小子陰損哪，他正站在那兒又著腰看著我挨摔呢。好小子，嘿！我幸虧沒發力，我要發了力，我這寒殍遭大了。當初鐵羅漢吳成叫石永石玉山、馮昆馮永誌二個人帶到王府來拜見海川。當把他們讓進去以後，一個照面，吳成這「靠山背」沒使上，不是讓海川左右手一抄他小肚子，把他抄到窗台底下，撞碎了磚頭，把他給鑲進去了嗎？傻小子吳成從那時起就愛上這手兒了。拜師以後，沒事兒就問：「師父，您贏我這招兒是怎麼贏的？您教給我，怎麼個發步？怎麼個站身？怎麼個雙手揮動？怎麼個發力？」海川對於這招兒教吳成就很磁實，吳成用得也很熟練。傻小子一瞧，嘿！現在要用師父教我的這手兒，不是正合適嗎？吳成想到此，雙手從胸前往下一垂，一退左步一調臉兒。這馬俊正瞧著吳成挨摔呢，沒想到吳成這雙手從底下抄來了，照著紅毛禿頭狸子馬俊的小肚子上「砰」地一擊。

嘿！馬俊的樂可大了，「咚——」一下托出去足有一丈多遠，「叭嚓」又摔在地板上了。「哎喲，好小子！」他一轉身起來了，差點沒摔死。「我說，你怎不用這『靠山背』了？」「怎麼能老用呀，這招兒是跟我師父新學的。嘿……給你用上了。」馬俊這個罵。老俠於成樂得前仰後合：「海川哪，你瞧你們家這孩子真有出息！人家是要摔他，他沒上當。嘿！雙手一抄，把這禿小子給抄下去了。」王爺也樂，年大人也樂，這可瞧出吳成的功夫真是不錯！海川說：「你們爺兒幾個不知道，當初石、馮二位啊，把這孩子陪到咱們家裡頭，非要跟我動動手。我結果用這手兒把他托到窗台兒底下去，鑲到磚裡了。我還認為把他給打壞了，實際上磚碎了，把他只是給鑲在裡頭了。他這『靠山背』確實有點功夫，衣裳碎了，他這後脊背一點事兒沒有。後來他始終老跟我學這手兒，我教給他很仔細，今天在這兒用上了。」大伙兒議論紛紛，又說又笑。傻小子吳成一連氣贏了九仗。

這時，由打西勝鏢局內長腰又出來一位，衝著馬俊瞪眼：「你這小子真是飯桶！」紅毛禿頭狸子馬俊一瞧，是自己的叔叔，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。

只見他墊步擰腰上來了。馬俊說：「叔父，留點神啊！您也甭說我飯桶，您弄不好，也得吃他的虧。」「沒那個事！」馬亮八十來歲了，大白胡茬，尖頭頂，也是銜光刷亮的禿子，一根頭髮都沒有。雙肩抱攏，猿背蜂腰，瘦小枯乾，穿著一身藍綢子的衣裳，腰裡煞著絨繩，腳底下五分底兒鑲緞的靴子。

「小子，老太爺跟你討教討教！」「喝！又來一個禿，你叫什麼東西？」「我不是東西！」「啊，我瞧你就不是東西嘛！」「廢話！老太爺叫禿頭義士馬亮。」「噢，你叫馬禿小子啊，剛才的那紅毛禿子是你們一家吧？」「一點兒不錯！那是我姪子。」「來吧，你既然敢上梅花圈，咱二位動動手。」「不！你先進招。」「不，你先進招！」吳成心說我不能先進招啊，我一先進招，我就沒招兒啦。人家馬亮那是大行家呀，我不先動手，你先來。吳成急了喊道：「嘿，你讓我先進招！我的招使不上啊！」大傢伙兒都樂了，你怎麼把實話都跟人家提了！馬亮哈哈一笑道：「小子！你要不先進招，就算你輸。你給我下去，我再會會別位。」吳成心想：那我也不能就這麼認輸了啊！好吧，先進招就先進招。其實鐵羅漢吳成還沒真沒招兒，只見他往前這麼一趕步，雙手一晃面門，一抬右腳，照著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的小肚子上就踹。馬亮一瞧，這我還能贏不了你呀？眼看著吳成這腳踹來了，馬亮就勢往後一撤步，雙手一合，兜吳成的腳後跟。馬亮心說：你吳成的招數並不那麼靈敏哪，你就是這「靠山背」一招好，我只要拿這兩隻手一抄你的腳後跟，就把你扔個大高吊兒。哈哈！小子，我當初闖蕩江湖的時候，還沒你這一號呢！我想贏你，那還不是拿過來你就趴下嗎！只見馬亮往後一撤步，雙手這麼一兜，正把吳成的腳腕子給兜住。吳成一瞧，壞了，人家一扔我，可就把我扔個大跟頭。吳成因為練「靠山背」，他的底盤功夫好，就跟那摔跤的一樣，底盤功夫得有勁！他一著急，往回下裡使勁兒一收腿，在馬亮還沒發力的時候猛地一蹬勁兒，這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還不願意撒手，吳成這勁兒又大了點兒，馬亮就隨著吳成這一奪腿，他往前一栽身，這禿腦袋正衝著吳成。吳成一想：得了，我揍你一下吧。一伸右手，照著馬亮的禿腦門上「啪」就給了一掌，只見馬亮「噔噔噔」，倒退出七八步，「呱呱」一個大屁股蹲兒。他這麼大年紀，險一些沒給踹壞了。馬亮覺著腦門子火辣辣地疼，屁股也疼，眼前頭直冒金星，好半天才喘過這口氣來。他一隻手胡擰禿頭，一隻手胡擰屁股，咧著嘴說道：「好小子，你這叫什麼招兒？」吳成也說：「你那叫什麼招兒啊？幹嘛單問我什麼招兒啊？小子！你輸了沒有？輸了就滾！」人們這個樂呀！像贏馬俊跟馬亮的這招兒啊，都不是吳成贏的，是他們自己把自己給整輸了。馬亮臉一紅：「我長這麼大，頭一回瞧見這招兒哩！」胡擰著自己的禿腦門兒，順著梅花圈上跳下去了。

吳成往這兒這麼一站：「還有哪位上來？再沒上來的，這十三省總鏢頭，可就是我們雙龍鏢局的啦！」猛然間，正西方西勝鏢局內有人如「燕子三抄水」，一疊腰飛身形來到梅花圈上：「等等！怎麼能說十三省總鏢頭是你的呢？」這時，所有群雄老少，王爺他們在雙龍鏢局的鏢棚內，攏目神往梅花圈上看是野飛龍燕雷燕子坡。這一下雙龍鏢局的人全都長了精神，因為誰都知道他打過甘虎，同時誰都知道海川對他真不錯。燕子坡大高個兒，渾身的腱子肉。穿著藍綢子長衫，腰裡煞著絨繩，白棉綢的褲子汗衫兒，薄底兒的靴子，辮子盤在脖子上，黑燦燦的臉膛兒，濃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垂輪，雄赳起氣昂昂。要說燕雷，那可有的份兒啊！鐵羅漢吳成一看是燕雷，就氣打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用手指點：「姓燕的，我師徒與你仇深似海，你打得我師哥甘虎吐血，今天我非要你的命！」「哈哈……吳成啊！要我的命你今天拿了去，要不了我的命，你這小命兒就很難保了。」鐵羅漢吳成往前這麼一搶身，說真的，不是這種情況，他還是不能先動手，因為他沒招兒啊！吳成伸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的拳頭就到了，惡狠狠對著燕雷的胸前就是一拳。

燕雷往左一閃向前一趕步，雙手直奔吳成的兩脅，就這一下，正擠到吳成的胸口上，「啪！」就把吳成震出七八尺去，「叭唧」就摔在地板上了。猛英雄就覺著自己五腹六髒一翻個兒，眼前頭一發黑，一咬牙，兩隻手一按台板兒要想起，就沒起來，一口血「撲！」地就噴出來了。當時往後一仰，就躺到那兒了。

野飛龍燕子坡，兩隻圓眼睛這麼一睜，一瞪眼：「甭說你，就是你師父來了，他也不成！」剛說到這兒，梅花圈中落一個人來，身輕似落葉，往這兒一站，正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。英雄飛身形登了梅花圈，一陣冷笑：「吳成啊，在你練藝的時候，為師是怎樣地囑咐於你？練藝之時多加小心，要刻苦用功。你今天出頭露面來到梅花圈上，領教天下的群雄武術，不過是逢場作戲，點到而止，又誰想你來到梅花圈連贏了幾陣。所遇的還都是武林出眾的英雄好漢，他們當中的是有意讓你一招兒，而你就任意地猖狂嗎？雖然說咱們師徒的武術平常，可是咱們爺兒們所學的都是光明磊落之技！要像那種以德報怨，仗勢欺人，以多為勝，不倫不類，寡廉鮮恥的人在梅花圈上與你動上手，你就不應當讓他，而是發招要准，打上他要狠，不怕失手把他結果了性命，那就算是他惡貫滿盈，咎由自取！俠義道本著除惡人即是善念的宗旨，也應當把他置於死地。據為師的眼光看，剛才被你打下去的這些人，屈指一算整整的十名。看他們的武術也都不是尋常之輩，可是竟被你不用吹灰之力把他們打下了梅花圈！何況這位燕老師呢？顯然你是讓著他啦。你可別跟為師學啊！為師以前看這位燕老師父堂堂儀表非俗，認為他是武林之中的正人君子，也夠個朋友。又誰想他的所作所為居心叵測，實在叫為師失望啊！得了，既然把你打吐血了，你還不下去嗎？！」

這時候黃燦、潘龍早派人上來，把傻兄弟攙起來了。鐵羅漢吳成心裡頭一陣子難過啊！師父的話自己哪能聽不進去呢？自己輸了招兒，師父還要給自己遮蓋，不讓自己丟了名譽。唉！猛英雄長歎了一口氣。那個意思是：師父，我不能給師哥報仇了。我雖然被燕雷打倒了，但我也不能忒讓人看不起。鏢師、伙計們要攙他，黃燦、潘龍說：「師弟啊，來吧，隨著哥哥我走吧！」猛英雄搖了搖頭，自己走下梅花圈。下了梅花圈可就走不了了。潘龍一腰，把師弟就給背起來了，黃燦在後頭扶著，鏢師、伙計們跟在後頭，大家一直往北，進了雙龍鏢局南號鏢棚。順著樓梯上來，進到棚子後頭，大家可全站起來了。連王爺、年大人都過來瞧。南俠司馬空過來把衣服撕開一瞧，老仙長就一皺眉啊，燕雷這個東西好狠啊，幾乎就要把吳成一掌打死啊！

老仙長趕緊拿出藥來，先給吳成敷上，然後把內服的藥讓吳成服下去，止住了疼。又給他漱了漱口，擦了擦嘴，有專人這裡照顧著。大傢伙兒才來到前面落了座，眾人議論紛紛地談這碼事。

再往梅花圈上看，海川可就過來了，一抱拳：「燕老師父，我弟子無禮，你多多地原諒啊！」您別看海川臉上帶著笑容，說話很和氣，可海川已經蘊怒於心了：先打了我弟子甘虎，今天當著我的面又打了我弟子吳成，這叫舊恨新仇！九公主墳你們三人打我一個，咱們甭談，今天沒的說了，這麼大的仇恨，我只踹你一個跟頭，扒拉你一個趔趄，你一翻身又站起來了，那叫天下英雄恥笑我童林無能！只要打上你，我就讓你不死，也得脫層皮！這麼多鏢棚的英雄，哪一省的人物都有，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往梅花圈上看。燕雷心裡頭有點兒害臊。人家候了我的飯帳，又請我到鏢局子裡吃飯、喝茶、沐浴、更衣，還派徒弟把我送到西勝鏢局。相反的，我把人家徒弟打吐血了，這一次我又把吳成打吐血了，好像對不起童林似的。不過再一想：我保的是西勝鏢局，為的是劍山蓬萊島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興王爺的大業，別的就管不著。想到這兒，燕雷一抱拳：「哎喲喝，童師父！」海川也抱拳：「燕師父，剛才的事情咱們就一片雲霧散了。我記得我跟你初次見面您就說了，由打四川千里迢迢來到北京，原為奪取十三省總鏢頭。至於說贏了我童林，這鏢頭是不是就歸您了，那要看看天下的英雄承認不承認。現在咱把這奪鏢頭的事情，暫時先擱在一邊。您不想打算討教討教我童林的武藝嗎？今天希望您盡您所長。嘿嘿……，您看怎麼樣？」老俠於成這個時候帶著人可就全都下來了。來到梅花圈切近，關注著海川趨勢如何。野飛龍燕雷一抱拳：「好吧，童俠客既然如此，燕某討教。」說真的，爺兒幾個都為海川擔心哪！當然海川見過大陣勢了，就拿法禪說，那塊兒頭就欺著童林呢，而今天的燕雷也是這樣。人家燕雷往這兒一站就跟半截兒黑塔一樣，從裡到外都是結實的。

海川就顯著單薄多了。只見海川也一躬到地：「老師父，請吧！」燕雷往前一抱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「唰」的一下，問心一掌。別看燕雷這普通一拳不算什麼，內外兼之，裡外都好，真打上，海川也照樣受不了。海川就勢右手往前這麼一叉，左手往回下

一收，用右手這麼一支燕雷的胳膊，猛地上左步，甩臉一弓身，「嚓」左手進步穿掌就到了，直奔燕雷的胃脘穴上就點。燕雷往旁邊一閃身，用手一封，上步撩陰就是一錘。海川左腳尖兒一點梅花圈，向左一划步，左手丹陽手對準燕雷的太陽穴就打。燕雷往下一矮身，就勢藏頭躲，轉過身去，一陣風兒似的抱拳封住門戶。海川往後一撤步，依然是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後，「龍驤虎坐」。二人彼此道請，當場又動手，打在了一處。